

15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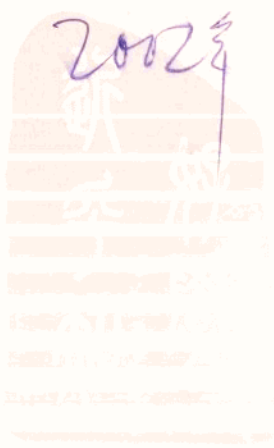
日照文史

第十辑

(纪念日照暴动七十周年资料专辑)



政协日照市委员会文史联谊委员会编



书稿校对协助者

范建刚 李新宇

王 军 丁晓华 梁启军

特邀校对

陈 刚

目 录

日照文史 第十辑(纪念日照暴动资料专辑) 2002 年 10 月

举义篇	回忆日照暴动	陈 雷 (1)
	我对日照暴动的回忆	毕梅九 (12)
	我对日照暴动前后的回忆	尹半农 (18)
	日照暴动前后经过	安郁轮 (22)
	日照暴动前后	李广华 (25)
	五莲山一带农民暴动始末	范风学 (36)
	关于 1932 年武装起义的回顾	丁原颐 (33)
	参加五莲山一带农民暴动的回忆	安茂祥 (43)
	我在五莲山一带农民暴动前后	潘丰秀 (46)
	垛庄农民大暴动	李宝光 (49)
档案篇	日照暴动领导人给上级党的报告	陈雷等 (51)
	关于日照游击战争给省委的报告	整委会 (65)
	关于日照暴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前省委 (73)
启教篇	进一步总结日照暴动经验教训	辛 玮 (86)
	对五莲山农民暴动问题的考证	徐敏宗 (91)
	日照暴动的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迟玉江 (95)
访谈篇	访陈雷同志	徐成洲 (100)
	访五莲山一带老农	徐成洲 (106)
	潮河一带老农谈五莲山暴动	范风学 (110)
学运篇	曙光小学的驱逐郑士虬运动	郑培银 (112)
	忆莒县中学 1934 年的一次学潮	辛 玮 (121)
	忆日照县中 1932 年纪念五四节	蔡恬一 (125)
故事篇	五莲山上战旗红	范风学 (136)
	五莲山上的枪声	莲党史 (127)

播火篇	王尽美革命史事汇编	王乃征(141)
	丁履俱 1982 年的回忆	丁履俱(179)
	日照县委的建立及党的初期活动	李广华(182)
	日照县委与省委恢复关系的经过	丁原颐(194)
	祝刚到日照恢复党组织经过	李宗柱(191)
	我在日照暴动前后联络情况	安百治(197)
	我对莒县战前党组织的回忆	王光伟(198)
	忆主家岭西辛庄党组织活动	主纪先(201)
	我在战前的革命活动	杨作舟(209)
先驱篇	浮来山党支部始末	李宝光(213)
	安哲烈士传略	徐成洲(221)
	郑天九烈士生平	李宗柱(225)
	安子章烈士传略	范风学(236)
	李云鹤烈士传略	唐士文(239)
	李平章烈士传略	宁丰书(243)
	郑培宣烈士生平	郑晓谷(245)
	我所知道的父亲郑培干烈士	郑世芸(248)
	日照暴动南路工作者平松千	梁琳阶(262)
	回忆父亲范景遽	范朴(256)
	宋寿田烈士传略	朱玮(264)
	宋延琴烈士传略	荆承昆(269)
	辛明同志传略	辛玮等(274)
	忆伯父郑振东	郑仲哲(252)
图展篇	尹景伊烈士	屠听泉(279)
	日照暴动纪念馆图文陈列展	王辛辑(321)
拾余篇	国民党日照县党团组织活动始末	日照志(285)
	国民党莒县党团组织活动始末	莒县志(296)
	中共山东党史概述(1921—49) ...	省党史(310)

回忆日照暴动

陈 雷

翻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图，山东省黄海之滨一支小小的火炬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火炬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点燃起来的。它记录了1932年轰轰烈烈的日照暴动。

(一)

当时，旧中国连年军阀混战，各地土匪横行，真是有枪便是“草头王”。据当时某报载，日照、诸城、平度等县，杂牌兵匪不下十几股，每一地方“供应两部兵匪者即为万幸。有的甚至除供应杂牌队伍四、五部分外，尚须向省政府缴纳丁漕（钱粮）……每一村庄每一日夜，最少有土匪或杂牌队伍光临数次。……”当时最大的一股土匪是著名的刘黑七（桂棠）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曾先后两次窜扰日照，所到之处，绑架“肉票”，勒索巨款，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弄得到处不得安生。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兵匪的袭扰下，老百姓早已痛苦不堪。再加上连年水旱虫灾，广大农村经济凋敝，穷苦农民颠沛流离，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武汉工作的几个地下党员——安哲、郑天九和我，根据党的指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日照。1928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日照县建党，并指定我们三人成立日照县第一届县委。省委指示，由安哲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



安哲同志遗像



郑天九同志遗像

郑天九任宣传部长。县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农民运动。

当时,正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北方的统治。日照的反动地主阶级十分嚣张,人们对共产党还不了解。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组织,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又加上我们都是从武汉来的,社会上风言风语,说我们是共产党,很快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注意。为了尽快地隐蔽下来,我们利用旧有的封建家族关系,先后找到了职业。我在本村牟家小庄当小学教员,安哲也在本庄安家村当小学教员,郑天九则在山字河当上了国货公司的推销员。我们仨经常聚会,为了麻痹敌人,也参与本地区上层社会的活动。

那时,我主要在日照城南奎山、牟家小庄、涛雒一带活动;郑天九则在城西南山字河、邵疃等地开辟工作;安哲在城北两城、安家村、于家村等处发动农民。

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到1932年春,全县已发展了五百多名党、团员,建立了四十五个党支部。省委根据日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决定将县委改成中心县委(包括日照、莒县、沂水、诸城),加强了县委领导。当时,我曾代表中心县委到莒县、沂水的苏村等地,



牟春霆(陈雷)同志遗像

考察党的发展情况,传达省委的指示。安哲同志还在诸城南部的五莲山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诸城特别支部。

中心县委建立后,日照本县分成了六个区委,即涛雒区委,书记丁原成;夹仓区委,书记尹茂库;巨峰区委,书记李彩甫(后叛党);邵疃区委,书记郑世果(后叛党);河山区委,书记杨德玉;两城区委,书记安子璋。各区委还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由区委直接领导。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日照全县农民运动象燎原的烈火,从一个村推向另一个村,从一个区推向全县。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佃户会、冤汉会、车伙子会、放牛会、匠人会等,如同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党组织通过这些农民团体,同地主劣绅展开了斗争。

为了扩大斗争影响,使大家广泛地联合起来,我们把编写的行动口号印成传单,在城乡广为张贴。“车伙子会”为了迫使地主资本家提高脚力价格,还编出了“告四乡亲友书”,内容是:

穷汉不夺穷汉碗,搭起伙来挣饭吃。

不是不让你们推,为的是脚力实在低。

吃斤锅饼八百五,穿双草鞋一毛七。

割副车耳换根轴,两件就是七毛一。

上山用力鼓断腰,下山人祥勒脖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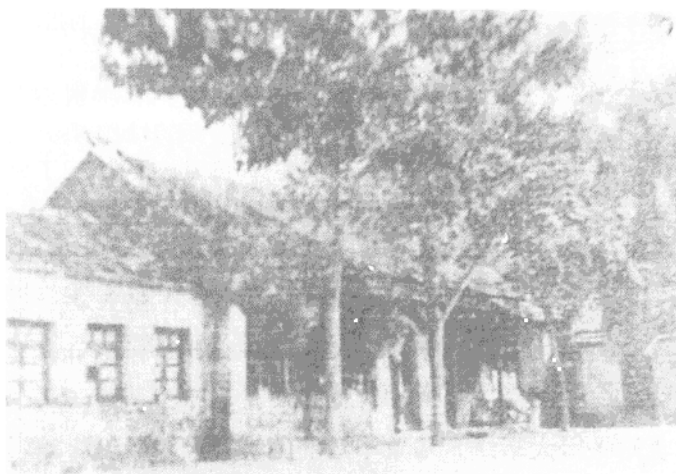
汗水流一罐,脚掌磨破皮。

回家算算帐,净挣两毛一。

男人吃了顿苦力饭,老婆孩子饿肚皮。

财主雇脚你不应,到咱会里传讯息。

咱们和他讲价钱,提高脚价先让你。



全县党的活动中心之一——曙光小学(邵埕小学)

这样一来,十里八乡的小车夫都罢了工。地主、资本家雇不上车,货物就不能及时装船外运。为了早日装船,他们只好答应提高运费。群众联合起来,对地主大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二)

正当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我党力量逐步壮大的时候,1932年,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六月初,县委接到省委指示:迅速组织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游击战争,以革命行动,保卫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第四次“围剿”。我们接到指示后,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对发动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了具体部署。

六月中旬的一天,夜幕降临,日照大地到处是一片沉静。虽是初夏,海风吹来,晚间还有些凉意。就在这时,日照县中心县委在驻跸岭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研究组织暴动问题。

这次会议由安哲同志主持。他首先代表县委传达了省委关于在日照迅速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指示中说：在北方地区举行暴动，创建红色根据地，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重要措施。到会代表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个个无比激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积极行动起来，创建红色根据地，为支援中央红军而英勇斗争。接着，我和郑天九同志对这次暴动的组织措施及宣传要点，又作了具体布置。随后，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一致决定在秋收后举行暴动，目前的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做好暴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

暴动前，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九月×日举行，会上通过了县委关于建立鲁南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安哲同志为总指挥，并决定建立一支以党、团员为骨干的红军游击纵队，在日照、莒县、诸城三县边沿山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创建一块红色根据地。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发起。南路以牟家小庄、山字河、邵疃为中心，组成两个大队，下设六个中队，由我和郑天九指挥；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统一指挥。当时的行动口号是：“反对北方落后论，创造北方苏维埃”、“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恶霸地主、土豪劣绅，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彻底胜利”。行动纲领是办四件大事：一、收缴地主武装，建设革命武装；二、强令地主交出文书地契，并当众焚毁，宣布土地为劳动农民所有；三、开仓放粮，分掉地主财物；四、镇压反动地主劣绅，为民除害。

会上，在听取了各地准备暴动的情况之后，我代表县委向到会代表交代了各村地主的枪支弹药及粮食的存放地点；并对重大村镇，如涛雒、夹仓、王家滩等地的工作专门作了部署，确定了掌握围子门，掌握地主恶霸和掌握反动军警的人员，达到各负其责，以便行动时里应外合。为便于领导，还规定了通讯联络办法，宣布了行动纪律，规定：如有泄露机密，玩忽职守，临阵逃脱者，要受党纪军纪的严厉处分。同时任命了各队队长，并要求他们把暴动的决定

迅速传达到各级党团组织。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暴动的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暴动的命令。不知什么原因,省委派来指挥暴动的同志,已超过了预定时间仍未到达,这样一来,就打乱了原定的计划。恰在这时,突然发生了两件事:在南路,暴动前十天的时候,我派一同志前往涛雒区委传送了一份暴动人员登记表,但涛雒区委始终没有收到,表上列有我四十多名地下同志的名字;在北路,于家村一恶霸地主于淑卿(国民党党员)凶狠狡诈,为探听虚实,于9月25日鬼鬼祟祟来找安哲,悄声问道:“安先生,最近雇工、佃户天天开会,可能要出个大事儿,你知道不?”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使安哲心里一怔,心想,难道暴动的事情走漏了消息?稍一镇静之后,安哲便装出十分安然的样子,说:“不知道!”没等于淑卿开口,又趁势反问一句:“是不是又要和去年一样,闹减租增资?”于淑卿见安哲对此事并不关心,忽然变了口气,毫不掩饰地露出了凶恶的面目:“既然老兄不知道,咱们就商量一下,把这些穷小子们的活动情况向县里报告一声,要求县里惩治惩治,免得他们造反!”说着拿出一份呈文,要安哲签字。安哲说:“他们都是些穷庄稼人,文不能执笔,武不能放枪,能造什么反?也实在是叫穷逼的。”这家伙见安哲拒绝在呈文上签字,只好败兴地回去了。

这两件事,引起了我们的高度警惕,我们马上召开了中心县委会,一致认为,为争取主动,暴动时间提前。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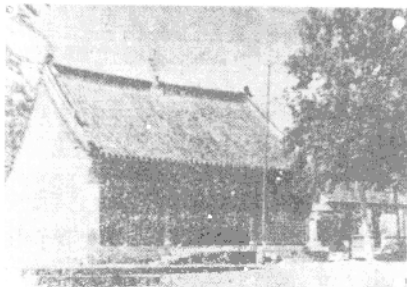
1932年10月13日晚上七点钟左右,霹雳一声,日照大地燃起了漫天的烽火,南北两路农民暴动同时爆发了!

在安哲同志指挥下,北路这天夜晚开始了行动。暴动队伍除少数人员有枪支外,大部分手执镰刀、长矛、大刀、棍棒等武器。他们在包围了安家村大地主安荣堂的宅院之后,安哲与一姓赵的暴

动队员攀墙闯入屋内,从地主枕头底下缴获了短枪。与此同时,其他小队也分别到“旗杆底”、“东公记”、“西公记”、“福禄堂”等地主家中,将他们的长短枪全部收缴,并勒令他们交出地契文书和仓库的钥匙。暴动队伍焚烧了文书和地契,尽分其粮食财物。与此同时,于家村地下党支部也带领暴动队员,迅速收缴了地主民团的枪支,逮捕了反动地主于淑卿。天将亮时,按照事先部署,各暴动队纷纷到安家村集合。

为了顺利地攻下王家滩,安哲同志先派四位同志潜入镇内,然后里应外合,攻占了王家滩,收缴了一部分枪支弹药,筹集了一部分款项。群众也分到了地主豪绅的粮食、财物。

安哲同志带领的暴动队伍,攻克王家滩后,随又打下了两城镇。这时两城镇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暴动队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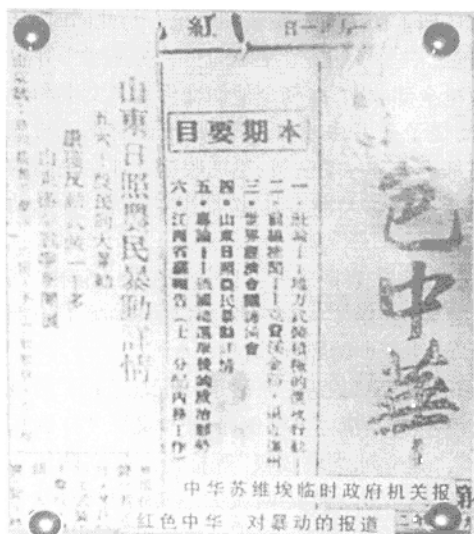


日照暴动北路队伍集结地点
——两城镇大庙

两城大庙集合开会,安哲同志向大家部署了战斗任务,全体同志无不欢欣鼓舞。一面“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的火红旗,在大庙前徐徐升起。队伍在此进行了整编,安哲为总指挥,于共方为副指挥,建立了政治部和军需处,还成立了奋勇队、交

通队、看护队(监守各村送来的反动地主)等组织。部队纪律严明,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

南北两路暴动队伍东征西战,锐不可当,反动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次暴动也惊慌失措。10月18日《大公报》刊载的消息称:“日照共党于日昨分头在该县北乡于家村、安家岭,西乡山字河、邵疃、牟家小庄子,南乡平家村等处,同时



1932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关于日照暴动的报道。

暴动,……一日之间,收缴数十村庄自卫团枪枝,聚集暴徒已达数千人,……形势极为严重。鲁陆海军已同时出动往剿。”可见这次暴动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日照反动县长杨锦标,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惊恐不安,将县城四门紧闭,调动全部武装部队,到城墙上日夜站岗,并连连向其主子韩复榘发电告急

求救。

我和郑天九率领的南路暴动队伍,攻打了涛雒等村镇之后,按照会师五莲山的预定计划,挥戈北上,连续打下数十村庄,节节胜利。一日深夜,我们北进至河山一带,忽然发现通往两城的公路上灯光闪闪,马达轰鸣。经侦察得知,敌八十一师运其昌旅,纠集诸城、莒县、日照三县的反动武装,把我北路暴动队伍团团包围,情况十分危急。我与郑天九计议后决定,立即停止北上,复回西南部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以吸引敌人,减轻北路暴动队伍的压力。

我们南路暴动队伍回师以后,先后袭击了沈疃伪乡公所后丁家院地主民团,继又击溃了宅科地主武装。在农民武装震慑下,各地反动民团和乡、区长纷纷逃匿,地主豪绅也都收拾细软,四下逃命。土豪劣绅纷纷向反动县长杨锦标告急。



1932年10月18日,《大公报》第三版刊登的日照暴动的消息。

为了牵制敌人,我们声东击西,抽调了一小部武装向日照进发,扬言要夺取县城。我们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不得不把一部分兵力调回县城固守老巢。

安哲率领的暴动队趁敌人撤兵之际,突出重围,冲破了层层封锁,摆脱了数股尾追之敌,于10月17日开进了五莲山和九仙山

之间的老君堂。这里山岭起伏,丛林茂密,便于隐蔽和周旋。暴动队伍在此休整并开展革命宣传。山区穷苦百姓见暴动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杀猪宰羊(因当地土劣已逃走,猪羊归农民所有)慰劳同志。

10月20日,各路敌人又联合起来,对我北路暴动队形成包围之势,并步步为营,向山里压缩“进剿”。安哲指挥我部迅速抢占了五莲山光明寺,控制了制高点,与敌军对峙,激战两天,于10月21日下午突围,计划西进沂蒙山区。队伍行至大王口,与国民党运其昌部遭遇,经过一天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登上了九仙山主峰。10月23日拂晓,暴动队伍沿着九仙山北麓西进,至三关口以南、洼子北山一带,又与古家沟、高泽、枳沟等处的反动地主武装接火,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时运其昌部从西南赶来,诸城反动武装也从东北方向对我部包剿,使我军处于四面包围之中。全体

暴动队员不畏艰险,顽强战斗,连续多次打退了敌人进攻,最后终因敌众我寡而突围转移,当晚到达寨山隐蔽休息。

10月25日,安哲同志在寨山后涧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继续公开坚持武装斗争与我不利,决定化整为零,部队疏散,转入隐蔽斗争。

南路暴动队伍于10月23日攻克宅科后,反动头目顾良民带一个团兵力向我扑来。我们马上向西南转移,在独垛子一带与敌人展开游击战。由于敌军前堵后追,我南路队伍已暴露在平原、丘陵地带,无法隐蔽。这时,我们也只好疏散隐蔽,以图再举。

这次暴动,从10月13日始,至25日止,共坚持了十三天;经

历大小战斗三十多次,最激烈的有王家滩攻击战、沟洼反击战、潮河迂回袭击战、魏家北山遭遇战、宅科攻击战、大王口突围战等,给了当时的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在群众中



1932年10月26日,《大公报》第三版刊登的关于日照暴动被残酷镇压的消息。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锻炼了一批革命力量。但这是在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下,不顾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的盲动。从当时县委的工作来看,也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如:对群众发动得不够,没有建立政权,也没有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准备;对反革命力量估计不足;缺乏指挥游击战争的经验;队伍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等。在政策上也有失误,如杀了一个大刀会领袖,以至脱离了一部分群众。由于

存在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再加上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暴动就难免失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暴动失败不久,日照党组织由省委派人帮助进行了恢复整顿。此后,党的地下活动又在全县开展起来。

附:作者简介



陈雷同志遗像

陈雷(1907—1991年),原名牟敦雷,号春霆,日照市东港区奎山街道牟家小庄人。

1925年8月,他同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等十余名青年在济南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1926年10月,他赴武汉参加北伐军,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干事;于1927年3月,由邓恩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他参加独立师保卫武昌。大革命失败后,山东省委根据形势需要,派他回家乡日照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春,中共日照县委成立,安哲任书记,他负责组织工作。1932年春,中共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他任组织部长。是年10月13日至26日,中共日照中心县委发动领导了日照暴动,他任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暴动失败后,他遭通缉便于11月潜至上海。1933年,由党

中央派往福建第十九路军工作,旋又回到上海在中央特科作军事情报工作,为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做出了贡献。1935年,他任天津、北京、华东五省联络局负责人。1938年以后,他先后任延安中社部工读学校校长、陕北边区保安处驻绥米情报站站长、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副处长。1946年,他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行政处副处长、山东救济分会秘书长。1948年,他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青岛市军管会委员兼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政协山东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省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山东省第五届、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对日照暴动的回忆

毕梅九

我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经春霆(陈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牟家小庄党支部的成员。在暴动时,我的主要任务是搞联络工作,现就根据我记起的,回忆如下:

暴动前的准备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季以后,春霆从外地(武汉一带)回到了家乡牟家小庄。当时他病得很厉害,整天吐血,在家养病。经过调治,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在本村小学当了小学教员。这期间,安家村的安哲、山字河的郑天九等人,常来牟家小庄找春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那时,俺家住在牟家小庄西头,离小学校较近。我和二弟都是扎觅汉(打长工)的,但春霆常接近我们这些穷觅汉,常在教学的空隙找我们谈谈话。当时,我们从他那里听到了一些新鲜事,如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怎样才能不受穷?他还讲了一些在南方共产党如何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的事。我听了这些,认为春霆是为穷人说话,他很有本事,知道那么多事。当时他对我很相信,我也愿意为他办事。因此,他常叫我去山字河、安家村给郑天九、安哲送信。时间长了,我在他的帮助教育启发下,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我加入了党组织。当时还有孙克守、刘文刚等人,也先后加入

了党组织(后来他们都脱党了)。我们村的党员多了,就建立了党支部。

当时入党是一件十分秘密的事,谁也不准知道,就是对父母妻子也不准讲。那时党的组织发展较快,临近暴动时,我们村就有二十三、四名党员,计有毕梅九、毕奉九、汪公法、孙克升、刘文刚、李宗山、丁原柏、刘维贞、孙克守、孙亮亭、李宗昌、李宗友、苏贻贵、牟敦升、殷善堂、司盛成、尹茂照及河套村阎老五、化龙村路惟理等人。支部书记是牟春霆,支委有刘文刚、孙克守和我四人组成。

当时,党的各项活动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我对全县的情况知道很少。不过县委召开的三次扩大会议我都参加了。第一次会是在民国三十一年古历七月,那次会是在两城南边的驻跸岭庙里召开的。相隔不到一个月,八月份又开了一次会。第三次是在古历九月初。每次会都是黑白两天。记得当时参加会的有安哲、郑天九、春霆、于共方(后叛变)、汉成运(山字河看庙的)、邵梅斋(诸城人)、杨德玉(秦家庄人)和我等。每次会议都是八、九个人参加。记得三次会议都是安哲讲话,郑天九、春霆记录。

三次会议的大体内容是:

第一次会议内容,我没有听完全。因为我去开会,到了沙沟就天黑了,又遇上了大刀会,只好在一个场园里与一个看场的大爷住了一宿,第二天才赶到,晚到了一些时间。那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省委关于举行暴动的指示,号召大家回去要积极发动,壮大党的组织,准备秋后发起武装暴动。当时还听说省里将派人来指导暴动,因而大家的劲头都很大。

第二次会议是汇报发动群众情况。各地都汇报了自己是如何布置的,党团员的发展壮大情况,建立了多少党支部等。安哲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并对下一步工作作了部署。

第三次会议的内容我记不清了。暴动为什么提前了,我也记不起来了。那次紧急会议我没有参加。

县委扩大会议之后,各片各村都在紧张地发动群众,做好暴动